張陌耘 / December 08, 2008 04:30PM
陌耘的心得12/8
閱讀筆記1208

引我上次筆記(張澄基文章之討論)：
澄觀華嚴玄談(?)：「問：有何因緣，令此諸法得有如是混融無礙？答：因廣難陳，略提十類：一、唯心所現故。二、法無定性故。三、緣起相由故。…
十、神通解脫故。十中隨一即能令彼諸法混融無礙。」(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第三) 張澄基解：「以上任何一種原因，都能證成無限交融的法界。」但「唯心所現」，不論如何，被置於第一個(我的觀察)。

而陳英善關於「諸法混融無礙之原因」，則舉法藏《華嚴經旨歸》與《探玄記》之十種無礙因(p.90)，而主張這其中以「緣起相由」最能「代表諸法的相即相入無盡緣起之關係」；且特明「法藏於《探玄記》中將十無礙因之『緣起相由』置於首位」。有趣的是，鎌田茂雄在〈華嚴哲學的根本立場〉中，同樣依《探玄記》列出成立事事無礙法界之十因，卻以「唯心所現」為最重要，並舉永明延壽在《宗鏡錄》中的立場作為支持：「安立十玄門的理由，是於『一心』的立場所開展」。而前引張澄基的文章，則舉澄觀立場，直接將「唯心所現」置於首位了。由此似可略見從法藏至澄觀的某種轉變。

又，再思索一次陳英善不斷強調的一個觀點，即：唯至華嚴乃能「形成主伴俱足相攝相入之無盡法界緣起，而三乘教是以阿賴耶識為因或以如來藏為因，所以無法形成相攝相入之無盡緣起關係。」故其謂多數學者以如來藏性作華嚴思想之核心是有問題的；甚至，華嚴宗一再批評如來藏緣起之不足，才進而提出別教一乘之無盡法界緣起論(p.101)。

懷抱著不斷積澱的對「主觀–客觀」、「三界唯心–事事無礙」、「觀行–教義」其間的拉鋸 / 消長之困惑，再讀一次鎌田的文章，頗覺清晰。鎌田特別考慮了華嚴之觀法，並主張權將其分為「悟入觀」與「性起觀」。悟入觀，如杜順《法界觀門》、法藏《探玄記》之十重唯識觀，皆屬此由淺至深的次第觀法。但鎌田主張華嚴別教之本質則在於性起觀，是一種根本直觀。鎌田舉「智儼說，一乘別教教義，由海印定而起。於是，從『果分不可說』而顯現『因分可說』之世界，即：果上現之法門。」故謂「從體驗(=海印三昧)而能開展事事無礙的論理(=教義)」；所以鎌田才順此講事事無礙法界之成因以「唯心所現」最重要。更要緊的是，此唯心不是在說什麼形上實體，而是：「『唯心』乃不外乎是『實踐』」！
[由「實踐–行–證」，自然生出「解–論理→教義」]

以下筆記：
◎客觀真理：《楞伽經》說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。法住法位。法界法性皆悉常住。」；張澄基：「真正說來只有一個事事無礙法界才是真的(其餘三法界為解釋上的權巧安立)；「就了義的實相──那絕對真的實況──而言，事事無礙本來就是如此這般的，它不須任何幫襯或佐證，你知道它也好，不知道它也好，它一直總是這個樣子。」
◎佛 / 性起觀：「從證到解」之體驗，是佛的世界，並非凡夫可入的世界。或曰：「住海印三昧而見法界」、「住其法界，回顧現實世界時即知現實世界亦即是法界」、「住法界，光照現實」，此種種，皆佛自證境界；鎌田謂為「徹底大悟的佛自內證之獨自表白」。總之，以下概念在鎌田那邊是密切串聯在一起的：
「絕對的『事』」之無盡關係–現象絕對論(圓融論)–性起觀–佛自內證
◎凡夫 / 悟入觀：「『從解到證』之事，在具體上，是將法界哲理的事事無礙之理，納入於內心，晝夜不斷，常作無盡緣起之想，加速了解這個世界是重重無盡，繼續其理解，身心都親自悟入於無盡法界之理的意思」──凡夫勢必先比量地憶念思惟「理」，而後漸次熏習修行，才有可能現量親證的一天(我的理解)。

雖然華嚴經應該不是歷史上的佛陀親說的，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它也是親自證入海印三昧之聖者所宣說的。那麼，照此筆記，如果事事無礙法界真的是作為一個客觀真理而存在的話，那麼，吾等凡夫也是透過佛(證入海印三昧的聖者)之體驗後而宣說出的教義，才能與該「客觀真理(事事無礙法界)」在概念上有一個最初步的接軌。但是，如果把上面「客觀真理」那條筆記多讀幾遍，不知為何開始感到有些陌生：若佛不出世，世上亦無眾生，事事(豈全然無意識之死物?)無礙始終事事無礙？它便成某種不(對任何意識)開顯的「客觀真理」…

最後，鎌田說：法藏重教義，幾乎是從高踏的「果上現」學風而輕視了實踐。故天台之批判多少有其真實性。甚至可能演變成：只有教相之開展而全無觀法，就像玉城所言，法藏幾乎將唯心解消或擴散至重重無盡、事事無礙之複雜的組織之開展。陳英善對「華嚴自己所持有的根本性格」(鎌田語)之教義方面的認取，雖然是緊緊把捉住了要點，但似乎也會有那種淡化或不夠注重觀行的意味，尤其在當前我們的現象學反省中來談論，我個人會有此感覺(雖然不是很強烈…)。